



喻永军

村子里那片苹果园，是一块三角形的下湿地，由两条小河冲积形成的，栽过水稻，开挖过鱼池。后来，在一个春天，队长满子一挥，便成了一片苹果园。有苗不愁长，几年间，苹果树挂上了果子。有了果园，便有了看果园的人，一个干瘦的老头，姓宋，名金，人称金子。金子一双圆亮的眼睛，一对吓人的长眉毛，住在村子中间马家的院子里，两间土屋，几家进出共用一个土木门楼。

大概老来得子，他的两个儿子大熊和小熊，看上去就像他的孙子。大熊小熊长大，住起来不方便。突然有人出面，给他家盖了一栋红砖小楼，两层，地方就在苹果园靠近大路的东边，楼前一个小院子。这情形，小村的人都惊呆了。

那是一个霜冻的早晨，一辆军用吉普车将在苹果园边补篱笆的金子接走了，队长满子根据车路上的辙印，到底没有判断清楚这辆车子去了哪里，因为县城的方向和省城的方向一致。过了两天，村子里来了一个工兵排，战士们操着外地口音，在苹果园边开挖地基，一月时间，盖成了一栋小楼。

这楼是给金子盖的。金子从马家院子里搬出来，顺情合理，住了进去。

队长满子突然关心起了果园。一天夜里，踮起脚尖推开了小楼的院门，他是给金

子解释来的，金子曾提出盖几间土房，跟儿子分房住，他一推再推，一年一年推到了今天。这会大熊小熊在一间屋子里读书，灯光灰暗，金子睁大眼睛，满不在乎过去的事情。满子心里很感激，临走的时候，拿出一把手电筒说是以上专门买的，夜里巡查方便。后来，这东西起了作用，夜里园子里一有动静，一束光从二楼射出去，亮如白昼，大多是一种叫果子狸的野物，眼睛奇大，仓皇逃了。

小楼的变化是慢慢开始的，先是墙里冒出了一排小树，向天空自由生长，拐角的烟筒里飘出了柴烟。再过了几年，小楼两旁的几棵核桃树形如巨伞，夏天已经能逃出荫凉。又过数年，小楼为大小树木掩映，融进村庄，自成风景。

大熊小熊，个头一年高过一年，走路上体正直，收腹，双手轻擦裤缝线，前摆里合，小臂微弯，二人行走，出脚摆臂，全在同一水平线上，整齐划一，有军人范。

金子的眼神，对二人并不完全满意。

我和小熊在一个班上，进过小楼一次。父子三人正耕一块菜园，扎了半边篱笆，大熊弓着背，扶着一杆木桩，金子正抡了大锤，敲击木桩钻眼，院墙上卧着几只菜母鸡，锤声一落，扇着油黄的翅膀，跳到院子里。我

一边和小熊说话，一边接了他手里的扎锨，翻了一行地。歇息的时候，小熊拉我进了他的房间，桌子上两个八月炸红得好看，碗里五颗地灰包，用盐水煮过，吃着有今天羊肚菌的味道，当时是稀罕物。

大熊不爱说话，虎背熊腰，参军，驻防西藏，第二年不幸殉职。金子成了烈属。

过两年，小熊参军，工程兵，驻扎兰州西北鸟鞘岭。

后来，我也外出求学，工作，结婚，生子。一直以来，金子和他的小楼在我心里始终是一个谜。

1994年夏天，偶然联系上了小熊，他就职于某军事学院，谈起金子，他用传真发给我一份档案简历：

宋金，陕西省商县南沟人，生于1928年2月12日。1946年冬，在南沟红土岭遇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将士一行七人，宋金自愿传递情报，担当向导，绕过封锁线，翻越秦岭金沙峪主峰，抵宜君，后抵延安参军。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曾任359旅马栏军马场守备连副排长、359旅旅部保卫营副连长。参加晋中战役、晋南八字梁战斗，解放榆林、安康等战役，历任皋兰县副县长，蓝田县副县长兼兵役局局长，后负责剿匪工作，负伤，子弹穿过肩膀，伤愈辞职回家。

晚年，参加生产劳动，除领取生产队所分口粮外，每月领取烈属抚恤金6.5元，1982年分到田，自种自收，衣食无忧，至去世。另，1946年冬，离开南沟老家时，宋金父亲宋开通，赠给将士一行砂金金豆大小十九粒，时值500块现大洋。新中国成立后适逢国家困难，宋金拒绝领取政府补偿金四万余元。后，于老家，省军区工兵排奉命修建砖楼一栋，两层，造价3951元，供其居住。

这是小熊搜寻来的一份关于父亲的历史档案。留作纪念。

这段文字，简单记录了金子的一生。我对金子的记忆，还有一个细节，我十岁时那个深秋的早晨，苹果熟透，金子站在苹果园里向我招手，我走过去，他隔着篱笆，踮着脚尖，递给我一个苹果，果子又大又凉，我连同惊喜揣进口袋里，沉甸甸的。

那个早晨，我清晰地看见果子上有一枚霜的指纹，泛着光芒。

## 小说 方阵

## 商洛山

(总第2393期)

刊头摄影 刘琰君



## 商州的雪

陈伟红

“沙沙……沙……”犹如蚕儿吃桑叶的声音，一粒粒如盐沫洒落在窗玻璃旁边的石棉瓦上，声音越来越高。望着静谧的北新街，路上行人越来越少，窗玻璃上已有一层薄雾。推开窗，定睛一看，小小的银珠一样的粉末状的颗粒渐渐变为越来越大颗的颗粒。

雪在空中飞舞着，越下越大，金凤山渐渐被白茫茫笼罩，那亭台楼阁隐隐约约出现在不远不近的视线里，轮廓不再清晰，白丝带般的北环路已模糊不清，几乎与整个金凤山浑然一体。空中那片片白色犹如朵朵白色的花絮，似乎害怕惊扰别人的生活，飘飘悠悠，缓缓落下。

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。”一夜间，恍若隔世。雪儿悄然而降，没有喧闹，没有嘈杂，更没有一丝张扬。仿佛一群调皮的小精灵，拿着画笔，给人们带来了意外惊喜，染白了树梢，染白了楼顶，染白了工农路，也染白了莲湖公园。放眼望去，御湖公馆在白色的映衬下俨然披着盛装的官邸，更加璀璨夺目……

漫步步行街，雪花变大了，变厚了，密密麻麻。一团团、一簇簇飞落下来，似乎懂得人们恋它的心思，俏皮地在眼前飞舞，故意遮挡人的视线，偶尔停留在眉梢，滴落在睫毛上，偷吻一下脸颊，一眨眼的工夫，又轻轻飞走，仿佛无数扯碎了棉花絮从天空翻滚而下。

大都汇广场上，淡淡的香味随风飘来，几株蜡梅不知在什么时候悄然绽放。粉白色的旁边还夹杂着星星点点的红色，使人不由自主想到王安石那首诗：“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。遥知不是雪，为有暗香来。”如果没有淡淡的香味散发空气中，还会被误认为是雪花呢！迅速拍照，作为留念。

步入高处，举目远眺，丹江公园、龟山、丹鹤楼、商鞅广场……被彻底覆盖，变成了银装素裹的世界。低头，雪花偶尔也会像千百只蝴蝶似的扑向窗玻璃，在玻璃上调皮地撞一下，又翩翩地飞向一旁。

站在雪地里，晶莹的雪花落在手掌心上，看上去是透明的，慢慢又在手中融化了。宛若短暂的生命，转瞬即逝。中心广场那厚厚的雪地里，开始出现一串串银铃般的笑声。热爱生活的人们总免不了拍摄雪景、堆雪人，抑或嘻嘻哈哈打着雪仗。在雪地里来来回回留下一排排脚印，笑声弥漫在空中，久久难以抹去……

雪花，在不同的环境下，表现出不同的形态，落在玻璃上，像晶莹剔透的水晶；落在松树上，像亮光耀眼的银针。这种至真至纯的美，让冬天显得不再寒冷孤寂，让州城有了一种独特的气质与魅力。

## 母亲是棵柿树

周天文

母亲去世后，一开始姐妹们在各自生活的城市默声不响地工作，后来一遍又一遍到这个没有了母亲的家，只为灯塔村那快塌平的土堆和土堆后的柿树。

每年到了母亲的忌日或清明节祭祖，大姐怕我们找不见，总要追出来叮咛：“就是房后坡上那棵柿树呀！”

小时候家穷，生产队每年分的粮食实在喂不饱一家的肚子，母亲就在房后坡上的土塄地畔种些桃树、杏树、梨树、柿树。“饿了吃一个柿子，总能垫垫饥吧！”从栽下柿树的那天开始，母亲就一直这样说。终于等到开花结果的时候，那年遇上天旱，人们几乎把前后山都挖空了，最后实在搜腾不出一口吃的，队长就宣布了一个决定：在集体山坡上种的果树一律归集体。眼巴巴看着到手的救命粮刹那间化为乌有，只剩下一棵不结果的柿树，一家人就围着母亲无奈又伤感地叹息了很久。高小毕业的拴住叔说他查过资料，柿树不挂果需要嫁接，后来母亲打了两颗荷包蛋，请拴住叔给嫁接了，这棵柿树才开始挂果。

很多年以后，当我带着孩子行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，看见路旁挑着担子卖柿子的老人，就会想起那个下着秋雨的星期六。那

天，生产队集体行动，满坡架岭夹了柿子拉回大队统一分配。那时，柿子能给村人带来一笔不小的财富，有的用热水焐熟了吃，有的烙柿子饼、柿子馍；舍不得吃的就熬成柿饼卖，一树柿子一年的油盐化肥钱基本就足够了。最后，有人就我家房后还有棵柿树，结的是最繁的，别让红彤彤的果子长出了“黑心”，坏了贫下中农一世的清明。

母亲已经哭不出声，她气得浑身发抖，看着乱糟糟的人群，有的甚至已经拿竿子往下夹柿子。她阻挡不了，但仿佛已看到她孩子饿着肚子，学费、书费又没了着落。她一屁股坐在树下，不管不顾地嚎叫起来，说：“那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吧。”说罢一头栽倒在地上。

冬天里的灯塔村依然笼罩在缺衣少食的氛围中，没什么农活，人们都围坐在炕眼烤火打发日子。父亲是村上的出纳，有几天村上几个干部聚在我家的小方桌旁，一边烤着木炭火，一边和父亲算着村上的账务，哪一块账要重新做，哪一块要改过来，共计有七八本。每当这时候，母亲就远远地坐在灶火口，一边算计着为他们做些什么好吃的，一边又提心吊胆地听着，生怕父亲做账哪里疏忽，出了篓子，甚至

会被“法绳”捆走。

果然到了第七天的晚上，母亲在灶火口不知什么时候竟迷迷糊糊睡着了，听到凳子翻倒和用力摔门的声音，她赶紧跑出来问：“结束了，都走了？”

父亲黑着脸，一副无辜和受委屈的样子：“账上少了二十块钱！”

“什么？那你拿了没有？”

“怎么可能！”

“他们怀疑是你贪污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天呀！”

这一颗炸雷几乎是毁灭性的，我们的名字差点从灯塔村被“拉黑”。这个晚上的月亮出奇的亮，半夜的时候更是冷森森的怕人。母亲睁着眼睛迷瞪了一会儿，感觉父亲不在身边好久了。她悄悄给孩子们盖上被子，在走出门的时候似乎很响地哭了一声又咽了回去。她开始四处寻找父亲，一步一步走遍每一个路口，当她的身影由短变长，又由长逐渐模糊消失的时候，她果断地加快步伐，迅速跑到房后的那棵柿树下，她看见了父亲和已经悬挂在树上的那个绳套。

母亲一句话也说不出口，陪着父亲在树下坐了好久，然后她扒抓掉身上的泥土，

大声说：

“咱们回吧。”

“你相信我……”

“今年柿子结得这么好，红艳艳的多馋人哩！”

这笔被“贪污”的公款，母亲卖了柿子，又东借西挪补了亏空，一场灾难就此平息。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在查核账务的时候，才找到那张钱，原来是两张黏在一块了。

母亲去世了，姐妹们为了生活这几年也是满世界跑，高兴了或者受了委屈都会从天南海北回来看看娘，看这棵柿树。这树疙里疙瘩长得低矮，长成了驼背，树身稍高的地方，被抠掉了一块一块的皮，那抠出的深坑里残留着烧过的烟丝，那是大哥和小弟回来看娘留下的。伸手可及的地方被大姐和小妹摸得光亮，她们当然也没有见到娘，一回来就软成了一摊泥，爬在树上又打又抓又哭，末了就用婆婆的眼泪直直地看树。

今年秋天，树上又是硕果累累，去看母亲的时候，满树的柿子红彤彤，弓着的树身让我想到田里劳作的母亲。突然悟道，这棵长在泥土里的树，是躺在脚下的母亲化成泥土，年复一年把养料送进它的血液，滋养它的枝干，它才能开花结果。它其实就是母亲。